钱锺书“一封家信”考

周立超

无锡市钱锺书故居管理中心

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信封上，钱锺书用他惯用的毛笔，书写了 13 个汉字，几乎占据了大半个信封。厚重刚劲、潇洒飘逸的书体俨然成一幅名家书法作品。（如下图）

“字如其人”，是说书写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，从这个信封，可以了解到当时的钱锺书，正处于一种意气风发，神采飞扬的人生状态。钱锺书的堂弟钱锺汉曾在回忆文稿中提到：“我们堂兄弟辈中，几乎没有一个写字像模像样的，唯独锺书是个例外。锺书是大伯父钱基成的嗣子，钱绳武堂里的长子长孙，大伯父对于锺书深寄希望，一心望子成龙。自从锺书接受启蒙教育起，他亲自写了方块字，教识教写，不亦乐乎……锺书进私塾后，大伯父居然因此停止夜间赌博的嗜好，早早归家，亲自督促锺书温习日间功课。锺书开始临习书法，也是他把着手亲教的，而大伯父的字是‘基字辈’中最好的……当然，后来锺书的书体中已看不出早年临柳帖的面貌，这是他学过古篆、章草，又喜学苏东坡书体并加以变化，才形成他特有的书体风格。”饮水思源，钱锺书的这一手好字，必定要归功于从小打下的扎实基础。

从信封上我们可以了解到，这封信是钱锺书从北京南沙沟寄出的，收信地址为无锡市新街巷 32 号，收件人是无锡老家堂弟钱锺汉，邮戳日期为 1982 年 8 月 4 日。

无锡市新街巷 32 号，是钱家祖屋——钱绳武堂，钱锺书在这里度过了童年、少年时期。这是一座民国建筑，没有雕梁画栋，也无名苑奇卉，一切陈设古朴素净，简朴中蕴含着江南书香门第的文化气息，留下钱氏几代人生活的记忆和历史的风声雨痕。钱绳武堂现为钱锺书故居，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。

不张扬，不显赫，只在岁月的打磨中保留了本色。也许正是这样，方从勤俭持礼敦厚诚信的家风中，走出一个好学潜思、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锺书。钱氏家族，英才辈出。“基”字辈的有国学家钱基博和社会活动家钱基厚（孙卿）这一对孪生兄弟；“锺”字辈更是个个有出息，大多外出求学而“不归”。而在老宅生活时间最长的则是钱基厚（孙卿）的次子钱锺汉，他是钱锺书的堂弟。

钱锺汉比钱锺书小两岁，1935 年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，长期在无锡为荣氏企业工作，1952 年出任无锡市副市长，担任民建无锡市主委，参与无锡市工商联的筹建工作。曾被错划为右派，后获平反，1980 年当选为无锡市政协副主席。钱锺书此信寄出的时候，钱锺汉应在市政协领导岗位任上。

钱锺书写这封信的目的，是想托人在老家办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，且是家事，他自然想到了在家乡当领导的堂弟钱锺汉，且他知道钱锺汉办事一向干净利落，托付于他定能解决问题。但是，看上去他为了写好这封信还是颇费斟酌。

纵观钱锺书一贯的书信风格，在这封信里，他开头也文绉绉地客套了一番，先拉家常，后说正题，最后则表示感谢。（原文如下）

“□弟手足”

信开头的第一个字即引起了悬念。

第一种猜测：“克”？“克弟手足”，似乎说不通。

第二种猜测：“老兄”？“老兄弟手足”，文法似乎通了，结合钱锺书惯用造字，他本人的签名就是一个字（见信的落款）。

经多次考证：应为“尧”——“尧弟手足”。

原来，钱家子弟都有叫乳名的习惯。《七尺场存牍》附录中提及钱孙卿 11 个子女中的 10 位的乳名：

钱锺韩（文）、钱锺汉（尧）、钱锺元（元）、钱锺毅（龙）、钱锺仪（满）、钱锺鲁（多）、钱锺彭（九）、钱锺达（宁）、钱锺箴（？）、钱锺华（英）、钱锺泰（安）。

据考：钱锺箴（1930-1934）没有出现有记载的乳名，原因可能是从小过继给钱孙卿的好友，无锡“三贤”之一徐薇生（燕谋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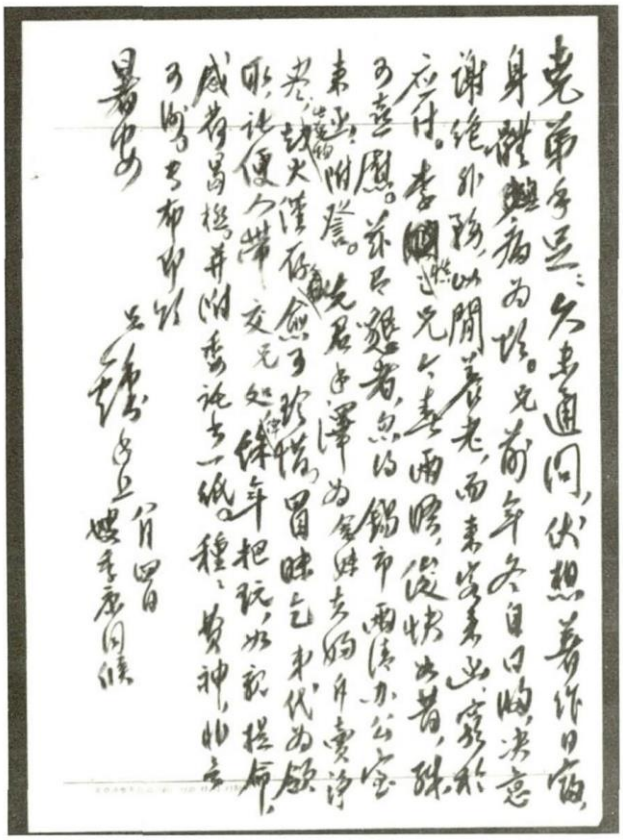
钱基博 4 个子女的乳名分别是：

钱锺书（宣或先）、钱锺纬（武）、钱锺英（牛）、钱锺霞（霞）。据钱基博之孙钱佼汝介绍：钱锺书（宣，我父亲叫他宣哥），钱锺纬（武，我听我祖父叫他武子），钱锺英（牛，钱锺书叫我父亲牛弟）。另据钱基博文章《題畫諭先兒》中，钱基博谓钱锺书为“先儿”。

经过上述考据，信的第一句确认为“尧弟手足。”

“久未通问，伏想著作日富，身体无病为烦。”

钱锺书知道，堂弟钱锺汉有很好的文学底子，他俩是钱绳武堂“锺”字辈中仅有的两个文科生，堂兄弟之间常有通信和诗书对话（如：《钱锺书手稿集·中文笔记》505 页记有一首《锺汉三十初度》七律诗）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钱锺汉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，进行文史回忆、小说创作、诗词研究等方面的探索，且有一定成就。因此，在这封信中，钱锺书一面对尧弟勉力，一面惺惺相惜，劝诫其保重身体。



“兄前年冬自日归，决意谢绝外务，以闲养老，而来客来函，穷于应付。”

这一段的背景应为 1979 年，年近七十的钱锺书赴美国访问，声名鹊起。《管锥编》《旧文四篇》《宋诗选注》《围城》接连出版、重印。自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，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，加上国内掀起“《围城》热”，读者、粉丝、友人的来信、来函如潮，以至于钱锺书把回信视作一种“还债”，每天必须回信三封。杨绛在《我们仨》中写道：“锺书每天起床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到案头写信。”他回信是出于礼貌，并不仅仅为了应酬，好在他出手很快，呼啦呼啦几下子就是一封。

“李慎之兄今春两晤，俊快如昔，殊可喜慰。”

信中所提李慎之（1923-2003），哲学家、社会学家，无锡人。先后在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学习，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。

李慎之在《送别钱锺书》一文中写道：“钱先生和我是世交，他的尊大人子泉先生和先君柏森公是朋友，因此我从小就能听到夸他读书如何颖悟，小小年纪就能代父亲司笔札、做应酬诗这些话。子泉先生是我们家乡的文豪，我们上初中时就读过他的《无锡公园记》。因此每当听父亲说‘你们应当学锺书’的时候，心里充满了惊异钦羡之感。但是我真正认识他，已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了。那时他同他的双胞胎叔父孙卿先生同住在上海辣斐德路。他的堂弟锺汉、锺毅、锺鲁、锺彭，或是我的中学老师，或是我的中学同学，关系十分亲密，因此我常去他家。那时往往可以在客厅里看到一位戴黑边眼镜，穿着深色西服、人字呢大衣，望之俨然的人，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大哥锺书，我当然是不敢通问的。30 年后在北京熟识以后，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默感的人。不过，如果说学习，那么，以我之鲁钝，不但办不到，而且是根本不敢想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到一位“神秘人物”——“无锡老邱”。他是杨绛府上的“常客”，曾与杨绛来往近二十年。在杨绛

眼里，“无锡老邱”是最熟知的家乡人。“无锡老邱”最初认识钱锺书、杨绛就是通过李慎之这位无锡老乡介绍的。

1996 年的一个冬天，“无锡老邱”去北京 301 医院探望住院休养的赵朴初先生，下楼离去时碰见正要上楼的李慎之。邱和李是老朋友，他俩一番寒暄后，问清由来。李慎之将去探望病床上的钱锺书，并邀“无锡老邱”一起上去。“无锡老邱”当年不认识钱锺书，且听说钱锺书的性格脾气是“不待见人”的，正当犹豫，李慎之再次催促，并以批评的语气对“无锡老邱”说：“你怎么可以不去探望一下你的家乡人钱锺书，他可是国宝级人物啊！”这样，“无锡老邱”第一次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钱锺书，在病房里还遇见到了杨绛。以后，每回去探望朴老，都忘不了探望一下钱老，一年约有十次之多。次数多了，和杨绛熟了，自然成了杨绛府上的常客。

“兹有恳者，忽得锡市两清办公室来函，附察。”

这里说的“锡市两清办公室”，是指 1980 年，为落实中央政策，退还在动乱岁月中被“破四旧”非法查抄的文物图书，无锡市组建了“查抄文物图书清理领导小组办公室”（简称“两清办”），办公地点就在离钱锺书故居不远的崇安寺三清殿内。彼时的“两清办”堆放着劫后余生的大批文物图书，工作人员除了将已查清户主的物品发还外，还会根据物品的历史艺术价值，在发还后与户主沟通，做好动员工作，说服户主将实物捐献给博物馆、图书馆和地方史志馆。这批“先君手泽”估计是在“破四旧”中被红卫兵从新街巷“钱绳武堂”老宅中查抄出来的，所幸未被付之一炬。

“先君手泽为舍妹夫妇斥卖净尽，此□物劫火仅存，愈可珍惜。”

“先君”——指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（字子泉，号潜庐、老泉），无锡人，现代著名学者、文史专家和教育家。在长达五十余年的教书与治学生涯中，博学精思，著作等身，平生尤以擅长章学诚文史校雠之学著名，诂经谭史，旁涉百家，自谓集部之学，海内罕对；子部钩稽，亦多匡发。故而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学均有专门论著，数量之众多，门类之齐全，学理之精深，少人能及。被誉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，真正全面精通经史的一代硕学通儒、文章巨擘。

钱基博把他到湖南写成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和《孙武书注》二书的手稿，送给女儿作嫁妆，“凡二书之所获，不论国家之学术著作奖金，抑书店之版权稿费，惟尔锺霞实有之”。1957 年钱基博弥留之际，又将自 1937 年起记述论学的数百万字《潜庐日记》二百余本及其他手稿，全部交给女婿石声淮保管。

石声淮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，曾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、中国孔子学会理事、湖北省文学学会副会长。他治学以经学为基础，旁及子史别集，精于考据，务求信实，从不使用二手资料。发表有《说〈损〉〈益〉》《说杂卦传》《说彖传》《说〈招魂〉》《巨笔屠龙手——论苏轼的政治主张》等论文，著述有《元结诗选注》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》《历代散文选》，与人合著《东坡乐府编年笺注》《苏轼文选》，主编《新四书》《大学语文新讲》等。协助夫人钱锺霞女士为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整理遗稿《中国文学史》，由中华书局出版。

没有保护好“先君手泽”，钱锺书对妹妹、妹夫似乎颇有怨言，其实锺霞夫妇自有苦衷。

1957 年，钱基博在“反右”运动中受到冲击，由于当时老人已病入膏肓，只能将其女婿石声淮找来代替岳丈挨批。所以后来又遭动乱，心有余悸的石声淮自然害怕被抄家，当时被抄出文字手稿比抄到金银财宝的罪名更大，必将给家人带来极大不幸，所以他们将钱基博的日记、文稿全部销毁了。钱锺霞在其整理的钱基博《中国文学史》后记中提到：“1966 年遭罹浩劫，坐视先父仅存之手泽毁而不能救，毒楚何如。”

“冒昧乞弟代为领取，托便人带交兄处，俾余年把玩，如亲提命，感荷曷极。”

早在 1935 年，钱基博就说过：“儿子锺书能承余学，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。以章氏文史之义，抉前贤著述之隐。发凡起例，得未曾有。每叹世有知言，异日得余父子日记，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，董理为篇。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，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；非夸语也！”

钱锺书非常看重自己的“劳动成果”，对其早年的手稿也是极其“吝啬”的。在写给无锡两清办陈瑞农的信中说道：“得信甚感。已遵示通知上海舍侄汝虎办理领取事宜，倘蒙与以方便，尤所铭如何。去年以来，国内外出版家屡欲编印拙著《全集》，而一九三五年出国以前旧作，只字无存。贵处所得拾柒册拙稿，必有合用者，故拟领回细审，非有所吝也。种费清神，将来必不乏相见之缘，当面谢耳！”

获悉先君的遗物，钱锺书当然不会放过。笔者认为，站在钱锺书的角度来看，也是他对父亲的一种怀念方式而已。

8 月 4 日发出的信，最晚 8 月 8 日该收到了，还急切地在等着堂弟的回信。钱锺书绝对不会想到意外的结果，他的信钱锺汉没能看到。

届时，钱锺汉不在无锡。他于上月 27 日和大女婿许三才一起到了钱家在上海的寓所。

钱锺汉一个人长期在无锡工作、生活。夫人奚赛珠在上海生活，几个子女都不在身边。近七十的老人了，生活有许多不便，幸好在隔壁邻居搭伙，在吃的问题上还算不是太麻烦。老毛病哮喘时有发作，加上案头工作繁重，一般每年夏天，他都去上海的家里避暑。凑巧大女婿许三才去扬州参加兵器工业部三局的全国性会议，约好会后陪老丈人一起去上海，许顺便再去看一下在青浦的老屋。

翁婿二人一起高兴地来到了上海。钱锺汉住在那栋楼的二楼不到九个平方的亭子间，关好门窗，一如既往的开始了他的文史创作，手上的烟一根接着一根。

由于疲劳过度，8 月上旬，钱锺汉病倒了。开始出现咳嗽、发烧。家人当时也没觉得是大不了的事，就去附近的地段医院诊治。大概十天后，病情突然严重起来，这才引起家人的重视。消息传到无锡，无锡政协马上派员探访，并提出回无锡医治，一定请最好的医生、用最好的药。钱家人都是读书人，最懂礼仪，最不想麻烦人家。无锡的建议被婉拒。

钱锺汉的病情开始恶化，钱家人急了，开始四处托人，在复旦大学工作的李富铭（中国著名激光专家，钱锺汉的妹夫）介绍下，于 8 月底住进了瑞金医院，但为时晚矣。病情继续恶化，抢救无效，于 9 月 9 日病逝。

综上所述，信的内容仅 192 个字，涉及 7 位名人。分别是信中提到的：先君（钱基博）、钱锺书手上嫂季康同候（钱锺书、杨绛）、舍妹夫妇（钱锺霞、石声淮）、尧弟（钱锺汉）、李慎之兄（李慎之）。

信的结尾部分：“并附委托书一纸。种种费神，非言可谢。”

按照钱锺书的书信风格，收尾处再加上一番客套话，表示对他人的尊重。虽然托办一件较为简单的事情，但也要大大地感谢一番。

钱锺汉并没有见到堂兄的这封家信，而信中提及的钱基博的遗物一事又有怎样的结局呢？

笔者查验了当年“两清”物品归还发放清单。由于年久，资料零散，未能取证到钱基博遗物的签收单。至于钱锺书有没有收到其先君的手迹，已难以考证。如果收到，它的归宿将是和钱锺书、杨绛的资料一起，捐献给清华大学。由于存放在清华大

学档案馆“钱氏”资料还未整理、上架，现在无法查阅到。即便今后整理完毕，因未能找到“两清发放目录”也难以确认。但此后钱锺书再也没有提及此事。是钱锺书已通过其他途径收回了先君的手迹，还是念及对尧弟过早离世而不想再提此事，成为了历史之谜。